

读《英语文摘》

编者按:近日,原外文局局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翻译家林茂荪先生致函本刊总编辑穆媛,谈及他对《英语文摘》的意见和建议。这位曾从事新闻英语报刊工作的老前辈,以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对改版后的《英语文摘》既进行了纵向的比较,又对2006年3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鼓励之情、殷切希望、以及专业化的指导和对谬误的斧正,见诸字里行间。我们衷心感谢前辈的提携,并将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编辑质量,以不辜负前辈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期望。现将原信刊登如下。

穆媛总编:

看了几期《文摘》,有些意见和建议,不一定正确,姑且写出来供你参考。

2003年《总编手记》提出了很高的办刊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我抽看了十期刊物,感到你们确实付出了心血,做出了努力,因而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具体表现为:

选题合适,既涉及国际政治、经贸、科技,又能照顾到西方世界以外的亚非拉等地区,还有如环保、人口、创新等主题,都能帮助读者对世界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能够从大量的材料中筛选出刊物所需要的文章,绝非易事。05、06年的选题,比03、04年更完整些。至于有关科技方面的文章,要做到既是人们所关心的内容,又写得通俗易懂,是不容易的,这方面似乎还得进一步努力。另外,如能涉猎更多的外报外刊(如美国的 *Atlantic Monthly*, 法国的 *Le Monde*, 它的英文版文字过得去),或许会反映一些欧洲的观点。当然,所有选题,都要在政治、政策上站得住脚。

翻译和注释得体、准确。总体上,我认为与03年比,你们现在的注释有很大的进步。如,范守义教授注的《中东的新开端》,不仅对难词做了解释,还为一些掌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材料,肯定对读者更充分地理解原文有所帮助。此类上乘的翻译和注释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足之处,当然也有一些,也算是难免罢。如 *A leader Making Peace with Chile's Past* 一文(06, No.3 p.14)。p.14的 *Maryland suburb*, 被误译为马里兰州郊区,一个州怎能有效区?实际上说的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华盛顿郊区。Washington, D.C. 与马里兰州弗吉尼亚两州比邻,所以华盛顿有 *Maryland suburb and Virginia suburb* 之分。其次,p.16的 *Socialist Party directorate* 被译为“社会主义党机关”,而在我印象中, *socialist party* 一般都译为“社会党”。阿连德时如此,现在也不会改变。应译为:社会党领导机构。再次,p.15 Joan Baez 和 Bob Dylan 都是60年代美国著名反战歌手,对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美国青年一代的思想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注释中未曾提及,是个缺陷。此外, *Trivoli* (05.No.6 p.10)是欧洲乃至世界有名的游乐园,按理应有个充实的解释。另一文中(p.23),把 *sit back and relax* 译为“坐着发呆,啥也不干”似乎有误,其实就是“放松自己”的意思。

在今年 No.3 p.21 的文章中,把 “*he believes Franklin would have been dismayed by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in government*” 译为:Franklin“对政府中的宗教极端主义感到失望……”这里译者未注意到,原文用的是虚拟语气(*would have been*),意思是说,Franklin(假如他在世)会对当今政府,也即布什政府的宗教原教主义感到不安。

有些罗嗦,到此为止罢。

林茂荪

Beijing one can detect a growing confidence in a more assertive argument ab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meri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 what, then, of the argument concerning 1989 and 1978? Perhaps we should, indeed, see 1989 as the epochal book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vent that brought it all to a close. And—with a little historical licence—we should regard 1978 more properly a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event that ushered in a new epoch, though barely anyone could possibly have realised it at the time.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oo, that 1989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 European event, probably the last great global event that was also European. Of course, 1978 was a purely Chinese moment, albeit with huge global ramifications. What could be a more eloquent summary of their respective places in history? ■

就和功绩的更加坚定的观点中,人们可以察觉到一种日益增长的自信。

那么,有关1989年和1978年的争论是什么呢?或许,我们的确应该把1989年看作是20世纪划时代的尾声,这一年发生的事件使20世纪告结。而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破格把1978年更恰当地看作是21世纪的开端,发生在那一年的这个事件宣告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尽管当时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一点。值得铭记的是,1989年首先是欧洲最重要的事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既是全球性的也是欧洲的大事。当然,1978年纯粹是一个中国的时刻,虽然它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对1989年和1978年各自的历史地位还有更具说服力的总结吗?(洪庆明

摘译自 *The Guardian* May 25, 2006)

2. parochialism [pəˈrɔ:kiəlɪzəm] n. 偏狭,狭隘,目光短浅

3. cipher ['saɪfə(r)] n. 无足轻重的人;无价值的东西

4. myopic [maɪˈɒpɪk] a. 目光短浅的,缺乏深谋远虑的

5. ramification [ˌræmɪfɪˈkeɪʃən] n. 衍生后果,派生影响;后果